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上下

詳校官右中允臣謝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上

宋　真德秀　編

詩歌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謡云云堯問之曰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哉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云云

南風詩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云云

卿雲歌舜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尚書大傳云云

麥秀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箕子朝周過故

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云云狡童者紂也民為流涕

采薇歌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矣命之衰矣事見前伯夷傳又周辛甲虞箴祈招詩已各見前卷

飯牛歌 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

飯牛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云云桓公聞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扊扅歌　百里奚妻

百里奚五羊皮炊扊扅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云云問之乃其妻也

朱儒歌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云云

築者謳 宋人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云云

去魯歌 孔子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史記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云云桓子聞之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徳之衰往者不可諌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云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朱文公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隠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隠為徳衰也来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隠去殆危也接輿蓋知孔子而其趨不同者也

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云云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獲麟歌 孔子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叢子

曳杖歌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云云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以上古辭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姑錄之以俟考質

黃鵠歌魯寡陶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

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列女傳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養母孤無强昆弟紡績為産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云云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紫芝歌四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

之肆志皇甫謐高士傳云云恐未必當時作也

右書傳所載古辭

詩

五言與蘇武李少卿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

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
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
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
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蘇子卿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
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

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别滋努力愛
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
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
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

恐秋節至焜黄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來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髙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

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

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寳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别置書懷袖中三歳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

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魏武之詩見於選者有短歌行及此篇短歌之辭無取取之者以愚觀之杜康始釀者也今日惟有杜康則幾於謔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爾操又有碣石篇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處仲每醉歌此辭以鐵如意擊唾壺為之缺豈非二人之心事若合符契故鄉梟若是之深耶今皆不取獨此篇猶有憫勞恤下之意故錄之

善哉行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回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文帝詩之入選者芙蓉池居其首末章云壽命非松喬安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其言何以異於秦二世陳壽譏其不能邁志存道克廣德心信矣哉此篇末語亦此意以其中有可采者姑録之

雜詩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凉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
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
迴西流三五正縱横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
悲思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
息斷絶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
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
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七哀詩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送應氏詩 曹子建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

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
且遠别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
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
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懐君懐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負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

盧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内傷 其一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横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崗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黄 其二

元黄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黒讒巧令親踈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 其三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别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

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訓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絶賢人為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喻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

言挾比喻小人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江湖喻小人隔蔽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大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

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顔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

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劒
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刋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
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
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
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

別後莫相忘

贈從弟 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氷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黄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

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自遊覩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能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詠歌　阮嗣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絶未見好德如好色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悦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来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軫當為畛揚子太元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

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𡾟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元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歎息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以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為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

鵾遊四海中路將何歸

秋胡行　嵇叔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勞謙有有字恐當作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

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贈人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泰元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詠史　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

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内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賛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師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南鄰擊

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元虚言論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宫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内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来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巖

穴無結構邱中有鳴琴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勵志 張茂先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四氣鱗

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 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元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其四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淮南子曰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猨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眄猨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

精通於物蒲盧縈繳神感飛禽蒲盧舊説云即蒲且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其五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畆力耒既勤藨蔉致功必有豐殷其六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王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勉爾含宏以隆德聲其七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成君曰昔王良弟

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擇者是纆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

答何邵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

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寀也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

睨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温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休奕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元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付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王逸楚辭注曰墻序之東為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七哀　張孟陽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户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壙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蒙蘢荊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

為萬乘君今為邱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邱隴日已遠纒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詠史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凉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云云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君子謂夫也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緑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懐沈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緑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

海内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名也舍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呂氏春秋曰士尹虺

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鞔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下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顧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儛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臨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

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賔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補亡 束廣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

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潔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元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

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點與玷古字通

陟陽侯詩 孫子荆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苟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

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夀無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願已足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投糾纆索也糾兩股索纆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鵩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衝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招隱詩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陵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懐耿介

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遂見之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懐俯仰愧古今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載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

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别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塘上行 五言歌録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離離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奥且堅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

退但懼蒼蠅前顧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

嘯絶巖中君子道微美夫子故有窮惟昔李愆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緑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上

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

宋 真德秀 編

詩

停雲 陶靖節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

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一作競朋親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飲獨遊欣慨一作紛然交心

邁邁時運一作靄靄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一曰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遙一作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黄唐莫逮慨獨在予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一作惆)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弗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一作可)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

雖遥孰敢不至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時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懐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一作消）菊為制頽齡（一作解）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虚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謡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戸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絶塵想時

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一作所桑竹一作麻殘杇株一作樹木殘根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

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一作澗水清且淺遇一作可以

濯吾足漉一作撥又作掇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一作屬日入室

中闇荆薪代一作繼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

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

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

如此開徑一作卷望三益

游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然睇層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

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髙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輙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一作北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飇開我襟一作心息交游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

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一作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絶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載外正頼古人書賢
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
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
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娱清謡結心曲
人乖運見疎擁懐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茍冥一作宜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陟一作涉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途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一作世情如何捨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流别友生

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一作向南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一作田人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一作人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一作思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一作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散一作助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玆達人解其會一作趣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

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一作訂訂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一作倏忽君沉星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一作時時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一作忽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一作達世情一觴雖一作聊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没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髙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一作知）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一作復何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髙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廻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

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一作之酒中有深味一作固多味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一作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一作跡以

止（一作揚峨何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

鳥雖不至禮樂暫得（一作時）新沐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

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一曰時沒身還朽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

百歲後相與還北卭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遊䰟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顔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

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劒獨行遊誰言行遊一作道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邊兩髙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一作君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一作川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髙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一作流落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一作異）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一作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一作抪）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静

憶我（一作為）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一作輕）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一作宿）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一作持此）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

置一作事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一作冬乏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一作未夕

已復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一作當告誰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一作施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尉吾懷賴古多此賢榮叟老帶一作縈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髙音重華去我久一云去我重華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

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一作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藳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顔至徳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一作心)君命安可違(一作顧)臨穴罔遲(一作投)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黄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

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劒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一作且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一作典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源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蓺春蠶收長一作良絲秋熟靡王稅荒

路暧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一作迎諸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一作塵外地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楊文靖公曰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后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登池上樓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虯以

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料鴻也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窮海卧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欵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兹年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

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櫝無令孫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禄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

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瑯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懼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

遵渚鶩脩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即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

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

田南樹園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邱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

代汲井揷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戸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澧漫靡迤）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姓廉逃名）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邱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寞（楚辭曰野寂寞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

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禄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漢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石門新營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瑶席清醑滿金罇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

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俛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子謂黄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　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秋懷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寅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筭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卜仕人超然莫尚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頹魂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

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五君詠 顔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理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沉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美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

為我設邪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吕氏春秋曰沈君箎謂孫叔敖曰偶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僊也形解驗黙僊吐論知凝神顧凱之嵇康讃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静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兹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君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藏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朂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朂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朂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讚曰朂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東武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窮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割葵藿倚仗牧雞㹠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猨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寃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

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劒怒使者遥相望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月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

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嘉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引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隕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

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何況異鄉别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之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

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邱山不可勝食苗

實碩鼠玷白信蒼蠅皃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郡齋閑坐荅呂法曹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㦤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瑶華音楚辭曰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夜發新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曰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

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嚻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

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爾雅曰鬒黑也

直中書省五言蕭子顯齊書曰朓轉中書郎

崇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東宮遺事曰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網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　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無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癯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

遊東田

慼慼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楚辭曰菌閣兮蕙樓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韓非子曰六國韓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惟娱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銑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宫（廟記曰祈年宫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宫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彦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都令人遥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

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閼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邱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感寓詩

陳伯玉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隂魄巳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摇落芳意竟何成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
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孫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詼一作訞譎誤時
人先天誠為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嬴禍發其親
赤精既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一作羣動悱然爭朶頤羣動一作讒說相啖食利害
紛嶷嶷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
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無一作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贏一作盈搖一作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柰何窮金玉彫刻以為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一

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一作知美人意驕愛比黃

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昔日章華宴荊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揭

來高堂一作唐觀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

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寃衆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洗心言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流雜樹石室千年古林卧對軒窻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襲蘭杜

古詩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

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欲立為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于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于月則金魄淪沒

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螮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紫微帝居也螮蝀淫氣也螮蝀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螮蝀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陳皇后以妬別在長門宮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石崇婢翔風詩云桂芳從有蠹夫愛在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永歎哉

秦帝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雄斷自天啟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

會稽嶺騁望瑯邪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
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
岳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
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昔
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蟣蝨
生虎鶡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
飛將白首沒三邊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麻姑云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㑹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髙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顔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容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髙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歲落秋草黃登髙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色無遺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問

譙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材方知黄鵠舉千里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思陰令人踈韋后擬行榜於天津橋此長安也譙王重福至洛陽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此洛陽也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昉以萱草為療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滛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一作上陽西餘輝半城樓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

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

自古多愆尤黄犬空歎息緑珠成怨讎何如鴟夷子散

髮棹扁舟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越王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適齊為鴟夷子　一作弄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

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秦水别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雲躞蹀長嘶鳴感

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

桑結葉萋萋柳垂榮急歸謝流水羈心揺縣旌揮涕且
復去惻愴何時平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
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
晨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
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荅言楚徵兵一作征楚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囬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壽陵失本步

笑殺邯鄲人莊子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沐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欲觀之衛人曰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乃可見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

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為羣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傳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魯仲連曰秦即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得老子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

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究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孤蘭生幽園衆芳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山谷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且復歸去來劒歌行路難陶潛有歸去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去來

鳳飢不啄粟所食惟琅玕宋玉九辨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求食餧於偽切即此意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嵇康詩朝食琅玕實焉能與羣雞慼促爭一飡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别空長歎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寃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颻將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詎知

南山松獨立自蕭颸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子闕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青春流鶯湍朱明驟田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女邪佞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玉琴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鴻都獻君君按劒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我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逺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牧徒悲哀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斗酒强然諾寸心猶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空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江行寄崔貟外宗之

飄飖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清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

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未可見望遠增離憂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淮一作準 政一作正

獵客張兎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髙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 一作以 雲霞親峻節凌逺松同衾卧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别雪崖沒

去鳥蘿逕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留别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黄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覇王遺跡見都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顔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别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嘗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飆吹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擬古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缾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

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窻懸清光遥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起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尺託遠松纒緜來一家誰言會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清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若識二

草心海潮亦可量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隣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清都緑玉樹灼爍瑶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緑一作緑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

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
遺天地東門有二跡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
悲苦塊然涸轍魚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太
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惟昔
鷹將犬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皇北斗不
酌酒南箕空簸揚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

野多白骨幽䰟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
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
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
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
玉壺藏身以為寳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
兎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

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仙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遺我緑玉盃兼之紫瓊琴盃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盃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

生難稱意豈得長為羣越鷰喜海日燕鴻思朔雲别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卧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窻拂青靄石壁横翠色龍虎方戰争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隂虹濁（一作燭）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欻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胷臆窅冥

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則一作迹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蕭洒終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離羣離羣心

斷絶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輝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尋陽紫極宫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窻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卧名山雲遂為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颻啼桂方秋風滅蘋歸寂緬思洪崖術欲往滄海一作島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歎息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瞻光惜

頹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登新平樓

去國登兹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静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斷令人愁

春日獨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樽酒澹然萬事閑横琴倚髙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悲

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望廬山瀑布水

西望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拂一作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一本無此二句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子美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坡云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髙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口中語也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

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内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没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謌頗愁絶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趙云指言明皇御幸之榻也嵽嵲小

而不安兒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趙云蚩尤前導之旗也塞寒空而蹴踏崖谷言其多也　瑤池氣欝律羽林相摩戛趙云瑤池以比溫湯也羽林扈駕之軍也其所樹之如林故言相摩戛　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嶱趙云殷讀從殷其雷之殷樂聲之喧殷聞於溫湯與山嶱也嶱音苦曷切釋者曰山也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趙云班彪辨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鹿衣也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趙云又以申戒之當思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女之夫鞭撻所貢宜戰慄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為仁也　況聞內金盤

盡在衛霍室趙云衛青霍去病皆以后戚而貴以比楊國忠輩中堂舞神僊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趙云官度涇渭二河官所置渡也羣氷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按唐志涇州安定郡保定縣有崆峒山比轅就涇渭則因經度涇渭見氷之崒兀其狀如崆峒山之流來崆峒固不能氷而山蓋有飛走移徙則有來之理矣既以氷為崆峒山之來則又可寓言其觸天柱矣此詩人張大之勢也河梁幸未折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

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趙云此六韻蓋叙還家所遺之故念生理之艱也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趙云此三韻推巳念物之懷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趙云此與詩人憂心如惔何以異終南者山名憂與之齊則憂之積而高大如此東坡以十六相之語知其不妄自許以愚觀之即此一詩非有稷契之心不能道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古今詩人之冠歟

北征

鮑云至德二年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東坡嘗云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趙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韓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又嘗觀宋景文和賈侍中覽北征篇詩有云莫肯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衷安愁則公賦詩之心可見矣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家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趙云甫既得往而不忍輕去其君尚恐君又有過舉而當諫諍之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趙云中興主指言肅宗也東胡指言安慶緒也舊注云祿山大誤蓋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弒其父祿山西襲僞位矣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

明滅(時肅宗在鳳翔)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邠州古幽國)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髙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黒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趙云桃源在鼎州陶潛有記有詩今因見果實而思之也)坡陁望鄜時谷巖互出沒(趙云正望其家之所在也)我行已水濵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黄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

民殘害為異物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歸執以降賊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趙云見耶背面啼棄耶字乃出木蘭詩不聞耶娘喚女聲垢膩脚不襪王祺以為慱石於千仞山之勢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天吳水神也山海經云丹穴山有鸑鷟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云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顛倒在短褐趙云短褐字長短之短班彪論云貧者衣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

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

馬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云

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趙云此正時議以為國家自有恢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紇兵也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褒姒妲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鮑云魏泰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白樂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

北征詩曰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趙云蓋謂古先亦有衰亂而今日與之殊別焉其殊別者何也奸臣如楊國忠既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析矣此與古先別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不誅上皇乃能割情忍愛而誅貴妃此與古先別之二也褒姒妲己褒姒滅周而用於夏殷句之下此乃公命語痛快因成小誤耳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趙云東坡先生詩話有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此謂陳元禮也按唐書陳元禮傳宿衛宮禁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又按楊貴妃傳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趙云按大同殿在南內興慶宮中勤政樓之北此明皇帝所游之地白獸闥考之唐志無此名惟漢未央宮中有白虎門白虎殿豈公借用以為比耶大意勸車駕歸長安也

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 趙云宮在坊州宜君縣玉華九成皆公歸鄜之所歷者也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趙云貞觀二十年太宗所作而今詩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此蓋詩人之深意也太宗厭禁內煩熱營太和宮終南之上其後復興玉華之役自二月乙亥遊幸至十月癸丑而復返太宗創業之主身觀習治之世勞人費財於營建廢時逸豫於離宮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殿也按徐賢妃傳妃嘗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

無藥駕之苦而工力和敏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則公之微意可見矣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黄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九成宮　趙云在鳳翔府麟游縣又按此宮本隋之仁壽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樑鑿翠開戶牖其陽産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巘恠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

家帝製此今頹朽楊素為隋文帝營仁壽宮素規構鴻侈文帝怒曰素為吾掊怨天下素懼封倫曰毋恐后至當自免既而果然向使國不亡馬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趙云上言因隋以鑒唐也下復申言以箴之其去長安則亦遠矣時比周穆王之瑤池為不遠也指言巡非瑤水遠然峻宇雕墻五子之所戒以為未或不亡者而乃可襲其迹之後乎此指言唐襲隋後也玉華宮唐所創建不敢指斥故云不知何王殿今九成宮隋所建當以之為戒故云荒哉隋家帝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趙云守者狩也春秋天王守于河陽穀梁用此字也太白山名守之為義正言肅宗在鳳翔也舊注引誤以狩為守以太白山為太白星矣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理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當作更若使側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趙云一作黍秫收杫是蓋黍與秫所以造酒方與下句相應東坡洋

川南園詩有云桑嶠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此亦頼知黍秫收已覺糟床注之意葢詩人推物理想其事如此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横趙云此詩一篇之中賔主既具問荅了然故善論詩者以比陶潛詩清晨聞叩門云

新安吏王深父云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元帥以中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

此詩盖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棄師於敵也唐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剌哉然子儀猶寛度得衆故卒美焉

客行新安道新安池名喧呼聞點兵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

軍星散營趙云公詩所謂蓋言相州之敗九節度兵各引還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趙云子儀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王深父云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拏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頗增飾餘險此詩蓋刺非其人則舉關以棄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恃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趙云

世有號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也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攻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睥睨豈有萬丈之高乎蓋言其長垣耳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

趙云易則利戰險則利守持重守險古之良法哥舒翰逼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故敗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寶按哥舒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師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

崔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既為賊所勝是時軍自相鬬又棄甲而奔溺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為魚之喻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守潼關與賊交戰敗而歸降於賊祿山偽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書罪翰不死節後為安祿山所殺

石壕吏

王深父云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急其老弱雖衰為閭左之戍不若也嗚呼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地名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

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
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
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别

新婚别　王深父云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朞不役政出於刑名則一切便事而已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之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趙云兎絲當附松栢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　嫁
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
晨告别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　趙云河陽孟州

之縣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薛云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趙云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章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趙云將字乃百兩將之之將蓋嫁時所攜物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漢李陵與單于戰曰陵士氣浸衰而鼓不起者軍中豈有女子乎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趙云不施羅襦而洗紅粧言君子行役不反如詩云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義也

垂老別 王深父云軍興之際至於老者亦介胄則又甚於閭左之戍矣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趙云作此詩時土門杏園設備以待史思明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

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别 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苟推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矣此詩何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天寶明皇年號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竪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烏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鉏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趙云天文書蓋以春分秋分日出卯入酉而夏至則出寅入戌冬至則出辰入申以夏至之出寅寅東北之地也中街意言亭午也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燕熱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趙云言君令之下時也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幽州薊門祿山境也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君子以為傷今思古之詩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熱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

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凉虛明見纎毫羽蟲亦飛揚山谷嘗宿招提月夜見蟯蟯而游者曰老杜所謂云云信不虛語

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撃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留花門鮑云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是歲八月廣平王爲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公逆知其害故言參倒桑折卒曰花門既須留原野轉

蕭瑟言其為農桑害也方云花門即回紇之別名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馬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云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公云君王指白日連營屯左輔百里見積雪左輔馮翊郡也長戟鳥休飛

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沙苑馮翊郡界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趙云此指舊田紇留左輔之為害也左輔漢之馮翊郡今之同州在長安之東北故謂之左輔沙苑之地正在馮翊郡界按回紇傳葉護言願留在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盜折公詩言及左輔與沙苑也以長戟之多故烏休罷其飛胡人吹笳故其聲幽咽於曉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沙苑之句則留馬而飲齕於此也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王洙父云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助馬雖幸成功而原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師推誠仗順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遲顧引虓虜入於腹心之地卒成危禍其後陸贄賀吐蕃抽軍不

助討朱泚亦云

塞蘆子王深父序云徼其西備而爭利於東非所以固國者也

五城何迢迢鮑云唐志延州延昌縣北有蘆子關又夏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與塞蘆子蓋五城名也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隨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秀巖西未已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思明偽河東節度使降肅宗廻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虛言其無備禦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

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振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時官兵只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惟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義鶻趙云此篇紀實事以垂鑒誡之詩也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呑噬恣朝飡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杜補遺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歲相毆擊及貴乃使人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昔劉夢得

常讀杜詩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乃歎服云云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晦日尋崔戢李封

趙云此篇初段蓋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懷而終付之於酒以自遣也當春有事乎田疇之際而甲兵不休憂國念君不能無槩乎中矣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一作有竹頗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煖遊思見農罷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趙云葛天氏氏一作民不貽黃

屋憂一作綺言自古嵩天氏則當繼之以不貽黃綺憂言不貽黃屋憂則當引之以自古嵩天氏蓋言嵩天氏之民想忘其君而弗念所以阮籍輩自藏於酒亦特為身謀而忘其君耳言此者公方以憂國念君為心而無可奈何則亦姑遣之耳威鳳高其翔一云鳳高翔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翔而不下全身遠害也長鯨呑九州謂盜賊縱横如長鯨之呑并九州也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肅肅春增華青

熒陵陂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趙云言飢豈浩蕩無涯際乎蓋有不飢之時矣干戈雖橫放慘澹鬭龍虵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往者東門瓜蕭何傳邵平者乃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後漢逸民傳漢陰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父老獨耕不輟又龐

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

滄海有靈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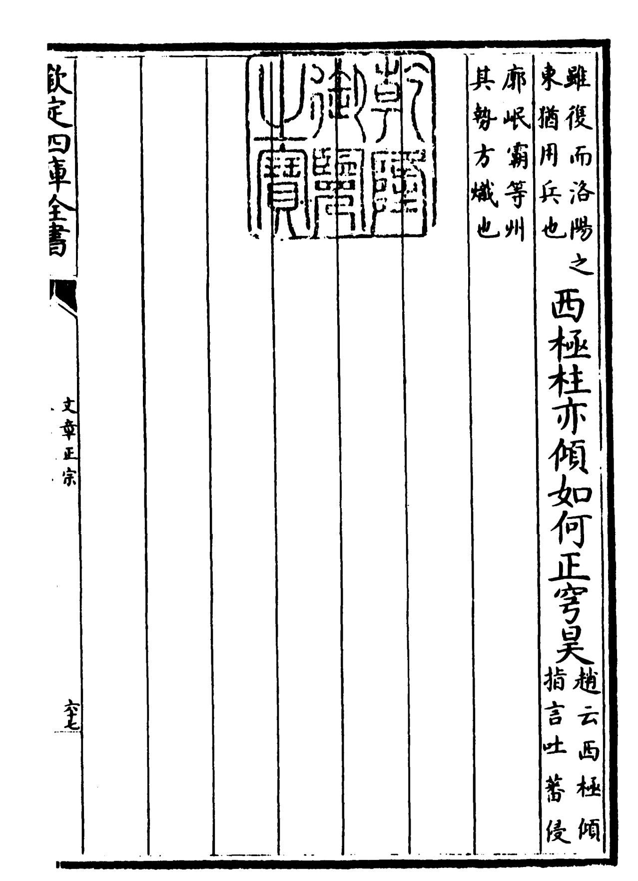
張茂先博物志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大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趙云既云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及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語迹似重疊而意不同前兩句以為比擬之事後兩句實欲效之也蓋方中兵危亂之世英賢當遠引以避如商山之四皓則以採芝為事如東門之邵平則以種瓜為事是皆避秦之亂其道為不可貶也顧戀昧所適回首白日斜則公於此欲遠引以昧所適為戀戀將畏其遲暮矣然所適有二柄漢陰之鹿門可以居山而隱滄海之靈查可以浮海而去不特咄嗟撫憤而已

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世說殷浩被廢在長安終日常書空作字吏人竊視唯作咄咄怪事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趙云言上天亦悲人之遠去所以雲雨愁態浩浩然白也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趙云東郊指言史思明蓋東京



雖復而洛陽之東猶用兵也

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趙云西極傾指言吐蕃侵廓岷霸等州其勢方熾也

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